

皇

明

疏

鈔

皇明疏鈔卷之二

君道二

上中興正本疏

李賢

臣伏惟陛下即位之初大開言路凡朝廷之闕遺
有司之利病生民之休戚軍務之得失中外進言者
論之詳矣若夫關於陛下躬行窮理正心脩己治
人之道則或略焉此臣區區犬馬之忠私竊過慮以
為陛下下一身乃家國天下之本也而陛下之心
又一身之本也夫正其本萬事理惟陛下之心既
正則家國天下之事可得而理矣臣所以忘其愚陋
獻此中興正本策其目有十焉一曰勤聖學二曰顧

箴警三曰戒嗜慾四曰絕玩好五曰慎舉措六曰崇

節儉七曰畏天變八曰勉貴近九曰振士風十曰結

民心夫勤聖學者所以格物窮理也顧箴警者所以

誠意正心也戒嗜慾以至結民心者所以修身治人

之道也皆切於陛下躬行之事不係各司舉行者

伏乞 留中萬幾之暇時賜 省覽於 陛下身心

未必無少補焉且 陛下春秋鼎盛初登 寶位天

命之眷顧方新人心之向慕方切當端本正始之日

最急而不可緩者在此十策夫十策既舉則大本正

矣天下之事可以次第而推行之不難矣由是明是

非以行賞罰辨邪正以用人材抗公道以振紀綱

財用以固邦本屬將帥以作士氣修正事以攘夷狄
開壅蔽以通下情敬大臣以資治道特皆陛下之
餘事耳伏望聖明深加察納果斷力行以幸天下
以光祖宗以慰生靈延頸舉踵之望以追前代英
君誼辟之踪蓋陛下之責必如是而後塞嗟夫言
之逆耳者惟聖君乃能聽事之難言者非忠臣不
能言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昔宋
儒朱熹將上殿或謂正心誠意之說上所厭聞熹曰
吾平生所得惟此四字豈忍不言而欺吾君乎此人
臣以道事君責乎有犯無隱也臣觀陛下有聰明
之資有溫恭之德有寬仁之度有納諫之美臣下有

言而不用非拒之也蓋以所言未必剴切當帝心者或無誠意感動故也故曰言之不用亦臣之罪也

倘陛下不以臣卑鄙猥言或有可取舉而行之將見功業煥然必出於尋常萬萬豈但臣之受賜而已實社稷蒼生之大幸也臣不勝惓惓罔知忌諱昧死進言冒干天威無任激切悚懼之至 一曰勤聖學

臣觀自古聖賢之君率皆留心於務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堯舜禹相傳之學也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太甲之學也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高宗之學也曰克厥宅心文王之學也訪於洪範丹書武王之學也曰日就月將學有

博熙于光明成王之學也若夫漢唐宋之君或講論
經理夜分乃寐或執業尊師升堂謹說或銳情經術
夜久不休或留意典墳採為龜鑑或進陸贄奏議或
覽貞觀政要不以炎暑而輟經筵不以風雨而罷講
讀雖無唐虞三代正心誠意之功亦可謂後世好學
之賢君較之懵然而昏亂者不啻天淵之相遠矣伏
願陛下歷觀前代聖賢之君所好者何學所學者
何事不但口耳之祖述務考義理之奧旨必專心以
致志不一暴而十寒以正心修身為要務以居敬存
誠為大本帝王之學既有所得應事接物無或不當
異日嘉靖邦昌巍然為中興之今主未必不由好學

致之也伏願一聖明留意二曰顧箴警言臣聞前代

聖賢之君必賴箴規警戒之助然後此心不敢怠忽常存敬畏庶幾無過舉焉若成湯之聖而猶銘其沐浴之盤以自新武王之聖而亦銘其席杖楹牖以自戒衛武公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訓誦之諫居寢有燕御之箴魯廟有歌器而存持滿之戒稷廟有金人而寓緘口之銘無逸一篇列於講閣前代遺跡寓為鑑圖書洪範之語於座屏書孟

子之言於屏障此皆宋之令主也由是觀之前代聖賢之君以警戒為規鑑以宴安為鳩毒内外交養而表裏俱修是以君德日隆多福自至其餘不知警戒

雖有忠臣進獻箴銘視為虛文略不省覽是以流連
荒亡盤樂怠傲自求其禍以致敗亂徃徃皆然伏願
陛下法前代聖賢之君存箴規警戒之助撫徃事之
明鑑採古人之格言或施之障屏或設之殿壁出入
起居常自必在退朝燕處此心不忘於以防過於未
然於以禁欲於將萌如此則意無不誠心無不正身
由是而修天下由是而治將無愧於古之聖帝明王
矣惟 聖明其深念之 三曰戒嗜慾臣觀自古聖
賢之君未嘗不以嗜慾為戒益之戒舜曰罔游于逸
罔淫于樂皋陶之戒舜曰無教逸欲有邦仲虺作誥
以戒成湯曰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用人惟已改

過不吝伊尹述訓以戒太甲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游畋時謂淫風召公之戒成王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周公之戒成王曰無滯于觀于逸于游于田以庶邦惟正之供張蘊古作大寶箴戒唐太宗曰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慾不可縱縱慾成災范祖禹講五子歌戒宋哲宗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酣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忘此前代聖賢之君能受人臣之戒而不敢流於嗜慾當時天下之治不可尚也若夫昏暗之主雖有忠臣進戒拒而不納逸樂怠荒以致天下之亂者多矣夫宴樂乃害心之鴆毒也

色實伐性之斧斤伏望 陛下以前代聖賢之君為
法絕去嗜欲之私養其清明之德以斯民未被其澤
為憂以天下未得其寧為念講周孔之遺編考帝王
之治道務成中興之業以慰 祖宗之心則社稷幸
甚蒼生幸甚 四曰絕玩好臣惟人主一心攻之者
甚衆能不為玩好所惑者寡矣是以古之聖賢之君
常有所警珠玉犬馬珍禽奇獸一切玩好之物悉皆
罷去此心湛然虛明淵靜故召公恐成王受西旅之
瘳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蓋謂心無所主反為耳目
所使若心得其職則百度無不正矣必欲心得其職
非從事於學不可也夫一心無兩用既能專於此必

不牽於彼伏乞 陛下於內侍之中擇讀書知義者

四五人置諸左右外聽儒臣講論經史內與左右解

說其義心通性悅日新月盛聰明益長智慮益高靜

觀左右之人或以玩好之物來陳者必嚴以斥之曰

爾以聖明之君待其主邪以庸暗之君待其主邪夫

以聖明之君待其主者以堯舜之道陳之以開陛

下之心胸此忠臣也以庸暗之君待其主者以玩好

之物陳之以惑陛下之耳目此奸臣也歷觀前代

未有昏君而不滿玩好之物者惟陛下留心省察

果能務學而絕玩好則行無不謹身無不修宗社

自固生民自安不患不壽大明令主而中興之言

不成者臣未之信也 五曰慎舉措臣惟人君之舉

措不可不慎也書曰惟皇作極蓋謂人君一身立皇
極之標準而天下四方之人環顧以取法焉舉措一
失其當則遠近之人得以窺探其好尚之偏可不懼
哉記曰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
無為以守至正又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
輔及三公皆所以防君之過舉也昔周成王削桐葉
為圭以與叔虞曰封汝史佚請擇日王曰戲也史佚
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至於漢唐宋之君皆有
起居注之職有失即告有過必錄蓋亦嚴於自防矣
是以古之明主愛一嘖一笑夫一嘖一笑尚不可輕

發况見諸行事一舉一措豈可輕動哉伏願陛下

試加留意一日之間舉一事也必再思之果當於理然後行焉措一事也必更審之或乖於理而即止焉又望陛下內則親夫貴近之臣外則勉夫輔導之職若高宗之命傳說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又曰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夫人君既以伊傅周召望其臣則人臣必以堯舜湯武致其君由是君臣一體志同道合而陛下之舉措無有不得其當矣

六曰崇節儉臣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崇節儉者若帝堯茅茨不剪土階三尺大禹絕旨酒菲飲食卑宮室惡衣服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當時雍熙太和

之治不可尚矣漢文帝欲作露臺不忍百金之費身
衣弋綈席用莞稭所幸夫人衣不曳地唐太宗出宮
女三千欲營一殿材用已具監秦而止嘗曰欲盛則
費廣賦重則民愁以此思之不敢縱欲宋仁宗夜思
燒羊忍饑而不索恐自此多傷物命見宮人首飾珍
珠遮目不觀惡其奢華器用止於漆素衾裯止於黃
純漢唐宋各有天下數百年求其海內富庶無如三
君之時蓋人君既以節儉存心臣下豈敢奢侈相尚
自然家給人足也况今天下多事之秋工部先祿寺
諸司諸色買辦倍於前日近因賊寇驚擾人民尚未
寧息伏望 陛下躬行節儉凡內府一應服食器用

必須究查今日之費比之先朝果減省乎果增多乎務用減省以蘇民力則天下幸甚 七曰畏天變臣聞天心仁愛人君必出災異以譴告之為人君者務求天意所在而存修省之誠可以變災為祥轉禍為福也昔商之中宗有桑穀並生於朝恐懼修德而天意即回高宗有飛雉鳴於鼎耳克正厥事而王業再振宋之太宗避殿減膳而東井彗滅詔欲自焚而得兩蝗死仁宗霖雨為沴而引咎格天久旱不雨而密禱即應是四君者俱能上感天心變災為祥遂享靈長之福以成中興之治往歲以來山崩河改地動殿災蝗旱相仍天象交變譴告之意可謂至矣當時

若誑廢黜姦邪任用忠良克已自新以答天譴未必
不轉禍為福也惟其修省未至是以不免於難由是
觀之災異之見何代無之顧人君修省何如耳且匹
夫一念之誠尚能動天况人君精誠所感其應尤速
伏願 陛下修德正事以承天心凡欽天監并各處
奏來災異之變必早夜思省以答天意凜然敬畏以
弭災變將見天人感應之速未必不如商之中宗高
宗宋之太宗仁宗也於以為守成之令主於以致中
興之盛治功烈卓然萬世標準豈不美哉 臣區區螻
蟻之誠所願望者如此惟 聖明留心幸甚 八曰
勉貴近 臣觀前代中官正直忠良有功於國家者不

為無人若漢唐之世史游良賀呂劉馬嚴或動心納
忠有所裨益或清儉退守無所引薦或清忠奉公直
言切諫或排去姦邪委政廟堂或以一身捍人主之
難或辭兩軍抗冥鴻之志千載之下仰其芬烈視彼
招權撓政賣弄威福取快一時不旋踵而遭大慘者
一薰一蕕相去遠矣今 陛下左右內侍之臣大非
前日之比率皆小心畏慎恪勤匪懈守 祖宗之法
絕外人之交蓋能以覆轍為戒也猶恐 陛下一日
之間接文武羣臣之時少親左右貴近之時多若能
輔成今日中興之治皆其功也可不勉哉果能取法
於前人興循理好善之念存正直忠良之心哉之亦

冊傳之萬世後之人仰而羨之曰當時貴近之臣某也正直某也忠良如此則播令名於無窮豈不羨哉九曰振士風臣聞唐虞三代之世人人有士君子之行比屋有可封之俗士風之振不可尚也降自後世西漢士風尚忠厚東漢士風尚名節雖所尚不同而莫非善行國祚所以縣遠者由士風之振有以維持之魏晉以來流於清談虛曠放達而士風大壞李唐之世士尚華靡多文少實宜乎天下治日少而亂日多也惟宋之士夫有三代之風詳其所由亦上之人有以勵之耳觀太宗戒欺誕之詩曰好事盡輸純與直謾勞頰舌湧如泉上風安得不誠實乎真宗疾

本競之詩曰正下但當守公法馳騫苟進何可取士

風安得不恬退乎黜勢家士不與孤寒並進錄廉吏

後以愧貪墨之徒宜乎士風爭尚清廉也此宋之賢

君護風俗如護元氣重名節如重神明所以士風大

振而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伏願 陛下取法於宋以

振士風戒欺誑以勵誠實疾本競以惜恬退黜貪墨

以重清廉抑僥倖之徒絕諂佞之輩俾我 朝人人

有士君子之行將見士風大振未必不如宋之可追

三代也惟 陛下舉而行之幸甚 卜曰結民心臣

觀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蓋民心之向

背係天命之去留有天下者不能固結民心而欲久

安長治者難矣。夏商周漢唐宋俱有天下數百年。歷世綿遠者固結民心之所致也。其餘不能百年。甚至三四十年而止者。率由民心不向故也。歷觀前代所以固結民心者。豈有他術。不過安之養之而已。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又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是以古聖賢之君愛民之心。如愛赤子。休養生息。惟恐失所。鼂錯曰：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是以所欲與聚所惡勿施。此固結民心之道也。劉基曰：三代之民。如以膠搏沙。言其難散故也。五霸之民。如以

水搏沙言其易散故也。伏願陛下遠法前代結民心之道近體祖宗恤民隱之心發矜憐惻怛之念於九重之上播春風和氣之仁於八荒之表孟子曰德之流行遠於置郵而傳命蓋陛下省一分之費則民受一分之賜施一分之寬則民被一分之澤務使海內富庶衣食充足將見下民愛戴陛下之心亦如三代之民以膠搏沙而不散或遇寇賊姦宄之變必不負朝廷之恩如此則宗社可安於永久雖歷億萬斯年可也惟陛下注意熟察幸甚

政治終始疏

彭韶

臣伏觀成化二十一年正月初七日詔書內一款

凡朝廷政事缺失軍民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欽此

臣忝備員風憲之官幸遇 聖明憂治之日不敢自

諉在外隱忍緘默以仰負 明詔求言之意謹以政

治終始為 陛下陳之夫更新曰始成功曰終如政

治常新而不失事功常勤而有成雖堯舜之盛不能

外此伏聞邇者星變既發於歲暮又形於正旦此

天心仁愛之至欲 陛下善始善終而示於不言之

表也蓋歲暮者天道之終正旦者歲事之始天象兩

見於此豈無意哉昔唐太宗時魏徵獻言有曰陛下

志比之貞觀之初漸不克終者才事太宗嘉納至今

稱焉盛事臣愚妄謂今日之治不他求惟守成化之

初足矣茲於出首廣開言路禁止奢侈斥逐異端杜絕傳奉次第施行所謂漸不克終者非有如唐太宗之多然臣子之處心無已所望於聖明者不止於前數事也伏惟陛下嗣位之初廢立中宮特詔天下正家之禮嚴矣數年以來聞諸鎮守內臣貢獻土物於皇妃位下或加中宮之上又褒陞其家幾與先帝時后家相等此陛下正家之禮有未終者也悠悠萬事惟此為大天意所以不豫人心所以湮鬱殆為此臣伏見陛下至聖至明若俯念四海為家之義少納臣子家衆之言以時裁正俾彝倫攸叙則陰陽不調災害不弭未之有也成化

之初內侍近臣進用稀簡防微之意蓋有在矣至於
近午日有增益聞今大小名數將以萬計求之於古
未見其比利源兵柄多付其手違禁犯科少有加罪
所求能得所請輒從此 陛下思防之意有未終者
也夫貴近之臣人所畏憚久預外事便成重輕臣伏
見 陛下臨御歲久洞察機宜及此特斟酌裁省俾
內外事務各還職守立為定制以傳於後實萬世無
疆之庥不然異日故事已定偏重之勢遂成雖欲更
張不可得已成化之初天下貢獻悉皆禁止儉約之
德著矣至後數年鎮守公差諸人爭求珍異以克
進貢海南臣庶實有憂心茲者又 詔鎮守內外等

官首獻方物悉照天順三年以前例行不許因而科
害軍民竊惟天順年間無事之時今遇災荒頻仍警
戒之日古人遇有天災皆欲減膳徹樂豈宜轉令貢
獻此 陛下持儉之德有未終者也先儒謂好貨之
心乃天理之所有人情不能無然公劉好貨與百姓
同之故國富而民足今前項官員不過剝取軍民之
財以克貢奉之名豈有出自己物哉而乃水陸勞擾
人畜瘦瘠怨歸公家 恩被私室誠無益也伏望
陛下畏 天是圖將此貢獻盡行罷免則天下幸甚
成化之初保傳六卿未嘗輕授用人之慎至矣近年
邊方多事內郡流移而公卿輔臣無故而加保俸寺

監衙門多以高官兼掌及其致仕 恩澤又月與之

米歲給之力無非所以禮大臣也然以是施之忠賢

勞烈使人有所感奮若泛焉行之則孰不思阿順從

欲以圖日後之 恩寵哉此 陛下用臣之道有未

終者也自古平治天下責在大臣苟大臣自任既輕

百司從而觀望後進一律世事將何賴耶伏望 陛

下慎重任使必忠賢而後優禮有勞烈而後加官不

惟其官惟其人則羣臣幸甚臣聞因事為功古人所

貴即其已往而慎于方來斯謂善始守而勿失則德

澤加諸當時聲名昭諸後世斯謂善終書曰終始惟

一時乃日新又曰德日新萬邦惟懷此真 陛下大

德日新又曰德日新萬邦惟懷此真 陛下大

聖人事臣蝶蟻微命殞越妄言不勝戰懼之至

楊奇謫刊

講學親政疏

王鏊

伏蒙

聖恩特降

勅諭遣行人柯維熊存問并示

優眷者臣久伏草莽忽聞

詔使臨門有若自天而

降光生巖壑歡溢里閭莊誦

聖書誨諭諄悉憫臣

以直道難容嘉臣以勞動自効臣之寸衷特荷九

重之知雖殞百身何能為萬一之報乎隨欲赴闕

陳謝而衰病侵尋恐顛越於道路乃敢具疏以聞臣

本樗材遭際

聖朝亦嘗承乏內閣預聞

國論適

值逆瑾盜政播弄威福臣力既不能沮抑性又不善

說隨不得已乞身而退處于野十有三年無復當時

之望矣恭遇 陛下龍飛九五庶政一新海隅蒼生

欣欣相告復覩太平之治而草莽之臣又不意獲沾

優老之典臣不自揆嘗著講學親政二篇志欲效野

人食芹之獻而無由今幸 天恩下逮何敢復自疑

外而以出位為嫌哉竊念古之聖君賢相共成至治

之隆者蓋起上下之交而近世之交其道有二一曰

講學二曰親政 陛下踐祚以來時 御經筵 聖

學勤矣臣愚猶過憂工夫或間斷而不洽所望清燕

之間廣廈細旃之上時召文學侍從從容講論凡帝

王為政之大經大法日陳于前萬幾之暇靜以養心

則自內及外無非進學之地登高宗所以為學遜志

卷之二 四 加高列

務時敏道積於厥躬者此也 陛下昧爽視朝 聖

政勤矣臣愚猶過憂堂陛下懸絕而不親所望 視

朝之暇時 御便殿公卿大臣侍從宣室諫逐日輪對

從容咨詢生民苦疾政事得失使得日陳于前總攬

乾剛不治微細接見忠賢不隔踈遠則自朝至暮無

非修政之時周宣王所以早朝晏罷卒成中興之名

者此也講學則 聖心日明親政則 聖政日修君

臣上下日周旋於一堂之上又安有間隔之患哉二

帝三王之治可復見於今日矣聞古人雖在幽歆義

不忘君故敢輒効其愚誠不自知其言之可與與否

其義則臣子事君盡心之道也惟 陛下必留乙夜

其義則臣子事君盡心之道也惟 陛下必留乙夜

之觀如其可采采而行之則臣雖填溝壑無復恨矣
其講學親政二篇附奏以聞臣不勝感 恩激切屏
營之至 講學篇 國家經筵之設其盛矣乎 天

子自正朝輦御文華殿公卿大臣盛服侍列羽林之
士亦皆環列以聽 經筵一開天下莫不欣欣焉傳
之以為希濶之典故曰其盛矣乎然一歲之間寒暑
皆歇春秋月分日不過三三日之間風雨則免政事
有妨則免講之日夙具講章至期講訖 綸音賜宴
儼然而退上下之情未見其親且密也至於日講可
謂親矣然體分猶過於嚴上有疑焉未嘗問也下有
見焉未嘗獻也昔傳說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

獲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遜者遜其志如有所不能敏者敏于學如有所不及成王訪落於羣臣曰學有緝熙於光明示我顯德行者冀羣臣有以開示之也商光明之也示我顯德行者冀羣臣有以開示之也商周之君其學如此之切夫人主一日萬幾固不暇如儒生學士日夜孜孜然而帝王精一之傳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古今治亂之迹天人精禋之際自非遜敏緝熙亦安望其有得而今也濶畧如是暴之之日少寒之之日多傳之之人寡咻之之人多未見其能得也且不獨高高宗周成王為然也漢光武雖在軍中投戈講藝意馬論道至夜分乃罷唐太宗延四方文

學之士房杜褚薛輩十八人分番直宿討論經籍或
至夜分今貞觀政要與魏徵所論亦可見矣宋世賢
主宮中暇日惟是觀書居常禁中亦有日課翰林侍
從日寓直禁中以備顧問我太祖高皇帝甫得天
下開禮賢館與宋濂劉基章溢輩日日相講論其後
聖學高明 誥告天下皆出 御製睿翰如飛羣臣
拱視今 御製文集是也 仁宗皇帝臨御建弘文
館於思善門之右文學之臣數人直入至館中講論
孝宗皇帝經筵之外每觀永樂大典又嘗索太極圖
西銘等書於宮中玩之尤嗜故學士沈度之書日臨
數過夫自古帝王之學如此 祖宗之學如此 陛

下睿哲自天春秋鼎盛講明 聖學正其時也臣愚

五

特望於便殿之側復弘文館故事妙選天下文學行

藝博聞者七八人更番入直內閣文臣一人領之如

先朝楊溥故事 陛下萬幾有暇時造館中屏去法

從特霽 天威從容詢問或講經或讀史或論古今

成敗或論民間疾苦閑則遊戲翰墨雖詩文之類亦

惟所好而不禁蓋亦日講之義而加親焉大畧如家

人父子上有疑則必問下有見則必陳日改月化有

不知其然而然者時御經筵所以昭 國家之盛典

日造弘文所以崇 聖學之實功如是不已則 聖

德日新又新高宗成王不得專美於前夫 親政

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其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蓋上之情達於下下之情達於上上下一體所以為泰下之情壅闕而不得上聞上下間隔雖有國而無國矣所以為否也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見止於視朝數刻上下之間章奏批答相關接刑名法度相維持而已非獨沿襲故事亦其地勢使然何也 國家常朝於奉天門未嘗一日廢可謂勤矣然堂陛懸絕威儀赫奕御史糾儀鴻臚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視之謝 恩見辭惴惴而退上何嘗治一事下何嘗進一言哉此無他地勢懸絕所謂堂上遠於萬

里雖欲言無由言也愚以為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
內朝之法蓋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為正朝詢謀
大臣在焉路門之外為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
曰內朝亦曰燕朝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
聽政蓋視朝而見羣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而適
路寢所以通遠近之情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
侍中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
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元正冬至受萬國之朝
貢則御馬蓋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內曰太
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蓋古之正朝也又北曰兩儀
殿常日聽朝而視事蓋古之內朝也宋時常朝則文

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 聖節稱賀
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英殿試進士則崇政
殿侍從以下五日一員上殿謂之輪對則必入陳時
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靴蓋亦三朝之
遺意焉蓋天有三垣 天子象之正朝象太極也外
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 國朝 聖
節正旦冬至大朝會則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常日
則奉天門即古之外朝也而內朝獨缺然非缺也華
蓋謹身武英等殿豈非內朝之遺制乎洪武中如宋
濂劉基永樂以來如楊士奇楊榮等日侍左右大臣
蹇義夏元吉等嘗奏對便殿于斯時也豈有壅隔之

患哉今內朝未復臨御常朝之後人臣無復進見三
殿高闕鮮或窺焉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
由是而積 孝宗晚年深有慨於斯屢召大臣於便
殿講論天下事方將有為而民之無祿不及覩至治
之美天下至今以為恨矣惟 陛下遠法 聖祖近
法 孝宗盡剋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即文華武
英殿倣古內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
從臺諫各一員上殿輪對諸司有事咨決 上據所
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不時引見羣臣凡
謝 恩辭見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問之和顏
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盡 陛下雖深居

重而天下之事燦然畢陳于前外朝所以正上下之分內朝所以通遠近之情如此豈有近時壅隔之弊哉唐虞之時明目達聰嘉言罔伏野無遺賢亦不過是而已

論知人安民說

李承勛

臣聞自古帝王治天下之要道至簡至易在知人安民二事而已人曷為而難知乎毀譽亂之而四目四聰或不能無蔽也民曷為而不安乎守令霍之而監司不能振風紀以激揚之也天下之本在君心我皇上奉天法祖精明純粹君心正矣而天下未治何也安危之機在君德 皇上恭以守身恕以及物君

德盛矣而治效未臻何也蓋由郡縣之官愛民者少而殃民者多為監司者又多不肯秉公任怨以督率其屬故也臣嘗稽之案牘科差一日重於一日又嘗察之間閭軍民一年貧於一年上澤雖布而不得下流下情雖苦而不得上達奉 詔寬恤事件公然廢格不行奉 旨蠲免稅糧肆意重復徵擾其他姦弊百孔千瘡實政不修虛文是急 皇上有不忍人之心無人為之宣播而小民無從得知 皇上有不忍人之政無人為之奉行而小民無從沾惠太平之治何日可期伏望 皇上特降 勅旨切責天下巡撫巡按督察有司絕愆糾繆使朝有善政必及於民

有隱情必達於上天下之官屬民者去而宜民者留
天下之事屬民者罷而宜民者行事有當為即為之
而毋以利害為念姦有當擊即擊之而毋以強禦為
畏事有當言即言之而毋以觸犯為虞則所謂德之
流行速於置郵者庶幾可冀至於兩京科道以言為
職亦多不能體 皇上求言求治之心暮年之間不
聞直言時事間有論列不過畧舉小事僅以塞責乞
賜叮嚀戒諭令其展布四體靖恭爾位畧承順之細
謹務陳善之至遂圖於凡官之失職政之失宜知無不
言言無不盡憲職舉則遠近鄉風而郡邑之政無不
舉言路通則實事必聞而隱伏之情無不通何憂乎

人之難知民之未安也哉然治道固非一端振其頽而起其惰恐無切於此者臣言及此猶有私憂過慮自古以來剛直之才果銳之氣養之甚難而折之甚易蓋敢言敢為之人利於善良而不利於姦惡利於公朝而不利於私室言路大開容有一二傷於激烈者人必從而詆之曰此好名也萬一譴怒加之則衆相戒而敢言之氣挫言路暫開而復閉矣撫按舉職容有一二行事稍過者人必從而詆之曰此有挾也萬一譴怒加之則衆相戒而敢為之志沮風紀之職暫振而復廢矣更望皇上建其有極過者抑之使就中而始終保全不及者勉之使企及而不遽廢棄

言或逆耳當諒其心事或逆衆當求之道若戒諭之
後各官仍前畏避不振紀綱以繩姦惡者聽臣等指
名叅究罷黜以為辱臺之戒又或一時狂愚妄發悞
觸雷霆之威而心實無他者亦望容臣等據實分解
以養直臣之氣周易泰之九二有曰包荒者臣以為
用之於聽言尤切包荒之量即 大舜隱惡揚善之
仁也有曰用馮河者臣以為用之於斷事尤切馮河
之勇即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義也伏惟 皇上清
明在躬傳心之要得之舜文其於修己以安民備已
以安百姓特在善推其所為而已臣等狂瞽妄言仰
瀆 宸聽不勝兢業

永保天命疏

李文祥

祖宗立六部三法司設內閣學士分理庶務參贊萬
機任專責重無掣肘之嫌事廣責歸無城狐之托治
隆俗美職此之由頃者在位多匪其人權移內侍賞
罰任其喜怒禍福聽其轉移仇視言官痛加摧挫公
行賄賂濫授冗員阿順者則交相接引驟至超遷違
忤者則巧為讒謗遠逮竄逐朝野寒心道路側目譬
諸身之疾病正如心腹之癰疽釋此不圖終難言治
伏願 陛下密訪渠魁明彰 國憲擇謹厚謙畏者
隨侍左右以供使令更宜博選大臣諮諏治理推心
委任不復嫌疑如此則體統正而近習不得分矣

祖宗定大明律罪分輕重各有科條稽古定制服色
器用罔敢僭踰善惡知勸懲之方貴賤以異等威之辨
故國制益專民志大定頃者法司惟徇己私不恤
國憲豪橫有恃者雖重罪必曲寬容貧弱無告者雖
小嫌必深鉤距惠及奸宄之雄養成傾頽之俗紀綱
盡廢體統蕩然豪家僭王侯之居富室擬公卿之用
奇技淫巧漸成上侵伏願陛下申明典章使執法
之官一遵成憲貴倖必懲豪強罔赦庶臻實效不
但虛文法立如此則禮度明而小人不敢玩矣權法
一立政事必新使無其人誰與共理帝舜垂拱而治
尚穎五臣武王教化大行兼資十亂臣竊聞致仕尚

書王荅王恕孤忠自許年力未衰尚堪效用南京主
事林俊貴州思南府推官王純皆抱忠貞兼優才識
論其全德容有小疵要在良工因當大用伏願 陛
下起茲等置之公輔俊等列諸諫垣旦夕親其議論
政事庶有裨補且人才難得自古為然習俗移人豪
傑不免惟茲臣庶不盡庸愚但恐言出禍隨動先咎
至故局促轅下之駒偃息籠中之鳥豈不思奮顧此
形亦知過於尸素每託辭於時勢蓋人雖下愚豈
無顧義之心惟在中人不免有我之累能知愧負亦
是名流樂其危菑斯為下品伏願 陛下明照庶務
公察羣僚其間素分不才甘心無耻罔上營私違天

蠹物者小臣則遂罷去大臣則宜遣歸少勵士風庶彰國範餘可自新者一切賜以溫詔感其良心

終始驅策以圖實效不容退託而逃清議况上化下效捷如影響東方朔諛諧之臣以武帝為君力陳規論宇文化及隋之佞人至唐貞觀間亦強支持黽勉忠良之列人皆含靈惟其誘致既開自新之路必多遷善之人如此則位不乏才官多稱德况古昔聖王懸鼓設木自求謗議言之縱非其情聽者亦足為戒何害於國遽欲罪之李林甫持此說以禍唐王安石持此說以毒宋迩近驟聞莫不驚駭伏願陛下再頒溫詔廣求直言不墮奸謀益彰聖德使彼知

人心之不可盡欺公論之難以獨揜聊示懲於已往
庶知警乎將來且今言官跡其議論不無過激之偏
要其心志皆出忠誠之切更願 陛下少霽嚴威輒
加優禮言切而理愜者必引導以盡其情識寡而辭
拙者亦含容以嘉其意諫諍無隱者褒其直而弗責
其非猷謀可採者獎其情而亟行其策惟當斷以一
心不必搖於衆口大率君子之言決非小人所利儻
一問及必以前事中傷如有嫌疑必 賜片時引對
臣草茅新進積無怨讐豈不自謀率爾狂戆但思臣
之於君子之於父吉凶休戚義實相關隱默謾欺情
亦安忍故不避斧鉞歷盡忠愚

陳言治道要務疏

章懋

臣聞天道立元以生萬物而聖人體元以治萬民故即位必稱元年而建元必殊徽號蓋於天下更新示其所以為治之意使人心知所向也洪惟憲祖以成化紀年蓋欲治化之成就而先帝以弘治紀元則欲治道之恢弘皆即為治之大端而言其規模固已弘遠已今皇上龍飛御極紹承大統而建元獨取於正德乃究其為治之大本以寓繼述之意能正其德則何患乎化之不成而治之不弘也哉臣有以知陛下直不世出之主負大有為之志可以四三王六五帝而爭光於列聖美然以正德為名當

求正德之實必如唐劉蕡所謂居正位親正人發正言行正道而後可以正德必如董仲舒所謂正心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而後謂之正德苟德有未正雖令不從欲求治弘化成庸可得乎臣以菲才待罪冒監而老病衰頹不能久事 陛下無以補報 大恩茲已具疏乞休將歸死首丘而犬馬之誠耿耿不能自已敢據一得之愚以正德之所當務者條為五事效野人炙背食芹之獻以為新政涓埃之助伏望 聖明擇其可行者而見之施行則 宗社無疆之休生靈莫大之幸也 一曰勤 聖學臣聞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若堯舜禹湯文武之聖

高宗周成王之賢莫不孜孜於學講明義理正其心術以爲修齊治平之本又設師傅保之官有誦訓箴諫之臣朝夕左右責難陳善以潛格非心而薰陶成性故其聖德隆盛王猷允塞而致雍熙泰和之治也下如漢唐宋之英君誼辟亦莫不然但其學有未至故其治不古若洪惟我太祖高皇帝於退朝之暇延接儒臣講論經典又書大學衍義於內殿兩廡及洪範揭於左右以備觀覽蓋雖生知之聖必從事於學也列聖相承率由是道今陛下出震繼離如登大位即以正德紀元而又開經筵親儒臣以講讀經史闡明聖道固有志於學矣但經筵之開

講有日而臣之進見有時學問工夫未免間斷一日
暴之十日寒之有剪桐之戲而莫與箴規違持養之
方而無從諫止則所以輔成 聖德者或未備也臣
願 陛下經筵之外聽政之餘時召師保大臣侍從
文臣引之便坐講論經術咨詢治道照依唐太宗引
十八學士於中禁故事不必限其日時煩其禮貌接
以誠意假以溫言使人人得盡言以輸其忠循習既
久化與心成則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
不臧施之任人而邪正以辨以之立政而事皆可法
其於 聖德豈小補哉董子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
而知益明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 今日

正德之先務惟 聖明留意焉天下幸甚 二曰隆

繼述臣聞武王周公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而夫子替其達孝孟莊子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而孔子稱爲難能則爲嗣世之君者不可不從事於繼述也昔我 太祖開創之政比跡湯武其立法制度以垂訓於後人者至備 先帝守成致治之美協德成康其盛德大業以增光於前烈者尤盛豈非 陛下之所當繼述者乎

先帝在位之日尊養 兩宮備殫

孝敬親任大臣延問治道寬假言官樂聞讜論罷工役而止貢獻放鷹犬而出宮人不荒聲色不事遊田皆其善行之可法者 陛下所當遵守而不變又嘗

念戶口之消耗而議優恤之宜以鹽法之廢弛而求
極弊之方清查禁軍以革濫冒以汰冗員以節財用
皆其志之欲為而未成者 陛下所宜繼成以終其
志其纂修 會典則欲舉 祖宗之舊章而見諸施
行其節修通鑑則欲考前代之成敗以為法戒尤

陛下所當究心而從事於其間也不獨是焉又當取
聖祖之 皇明寶訓 洪武聖政諸書置諸座右與
大臣講議舉其彛典而施諸今日則為能盡繼述之
道而見 陛下正德之實矣昔啟能敬承繼禹之道
而建四百年之夏成王能式刑文王之典而衍八百
年之周惟 聖明留意焉天下幸甚 三曰謹大婚

臣聞天子之於后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相須而成者也故禮以大婚為重自古聖王於婚姻之始皆博訪令族簡求淑德然後昭告宗廟成以婚禮而未婚之前又必教于公宮有師傅保姆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而祭所以成婦順也昔宋哲宗以幼冲嗣位將行納聘其臣范祖禹上奏宣仁太后論納后所宜先者四事一曰族姓二曰女德三曰隆禮四曰博議呂希純則言當求德閥不宜參用陰陽數術以男女年命而勘婚而彭汝礪又言當蚤擇而素教之蓋王化之始萬福之原選之不可不精教之不可不預而禮不可不正也伏惟 聖朝 列聖皆有內德

之助以成重熙累洽之治非偶然也今 皇上聖德

英明睿質純粹 天命降鑒必釐聖女以佑 皇家

近聞分遣內臣各處采擇所得必非一人伏望 陛

下遠稽先王之禮近取宋臣之言上思 天地 宗

廟之奉下為萬世子孫之計乞 命內閣及該部大

臣考究典禮審處事宜必由德選不以色進當此

諒陰之時姑緩冊立之期俟畢祥禫以成嘉會照依

宋哲宗故事將所選者暫處 皇太后宮中使之觀

法壺儀擇師傅大家之賢修言德功容之教嚴服飾

之節陳圖史之戒凡寢食坐立視聽動作一皆約之

以禮而弗納于邪教之既成又以四事察之必有關

雖鵲巢葛覃膠木之德足以母儀萬國允正六宮然後設幄于內成以六禮以定 后妃之位以正天下之本以對上天丕顯休命則禮行告廟史無愧辭非惟古訓不違尤於孝道有光儀則四海垂法萬世而文王二南之化復見 今日矣 陛下之正德孰有大於 今日乎臣老且耄不達時宜而惓惓愛 君之念夙夜不忘敢昧萬死冒進強言惟 聖明留意焉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四曰重 詔令臣聞人君所以鼓動天下者在手 詔令而 詔令所以行于天下者由其信也所謂大哉王言者也苟發之不妥而持之必行堅如金石信如四時則敷天之下莫不

竦聽而厭服書曰今出惟行傳曰令重則君尊詔令
其可以不重乎乃者 陛下登極之初渙頒 明詔
布告天下有謂國家財賦有限而議裁減文武冗食
之員及裁取各門房倉庫與各處添設之內官又謂
鹽糧為國用所急不許勢要之求討占窩所以節國
用也又謂 皇親勢要之受獻地土侵奪民利而治
以重罪又謂內外勢要占奪軍民地土而限令改正
退還所以恤民隱也凡此數條皆經國之遠猷為當
今之急務天下聞之莫不歌頌 聖德以為軍民困
苦庶其有瘳逮今已期月矣而冗員之裁減取回者
無幾勢要之治罪退還者未聞故內閣大臣有政獲

不行而 詔書所載盡為虛言之奏六科諍臣

冗員復留傳奉復作而號令不信之章則 陛下之

詔令耳目所及已有牽制而不能行者矣何以行之

天下乎成湯之所謂朕不食言者其道何如而漢文

之吏不奉詔者其罪當何如耶臣願 陛下主之以

剛果守之以堅凝勿以巨室而寬假勿以嬖倖而姑

息從羣臣之言而治不奉 詔之罪則法行自近澤

被生民而四夷莫敢不服矣此係正德之要務也惟

聖明留意焉天下幸甚 五曰敬天戒臣聞天生聖

哲非常之君必遭非常之變以警動其心使之憂勤

惕勵修政立事以致非常之治若堯湯之水旱成王

也風雷與宣王雲漢之章莫非天心仁愛之所在故
堯舜以儆予為念成湯以六事自責成王悔過出郊
宣王側身修行皆能變災為祥轉禍為福以其能致
敬天之誠也臣又伏讀五倫書所載 太祖皇帝開
基之初屢遭亢旱而 聖諭以為欲弭天災但當謹
於修己誠以愛民故減膳素食 宮中皆然而免民
之田租既嘗素服徒步詣山川壇設藁席書曝于日
夜卧于地三日而大雨霑足又嘗 躬祀百神而曰
苟有罪責宜加朕躬毋為民災其罪已修德如是故
能開創大業建致隆平而無無疆之休非偶然也今
皇上天生聖哲初政清明求言圖治孜孜不倦故官

其治效益隆而休徵畢至也柰何 即位以來星文

示變尺呼于至地震于南京旱災于陝西生靈嗷嗷

所謂非常之變豈非天心仁愛而欲 皇上勵非常

之志行非常之事以濟其變乎書曰天視自我民視

天聽自我民聽凡國家之行政用人但不合乎衆情

即有違於天意如有罪而不誅無功而濫賞或倖門

旁出而大臣不得行其志或勢要把持而百司不能

舉其職民已窮而征求之愈急財已匱而侈奢之無

節凡若此類皆天心之所不豫而災變之所由生不

可以不察也伏望 陛下遠師帝王近法 聖祖先

以側身修行之誠解謝上蒼又以罪已求言之意敷

告下土日與在廷大臣講求致災之由以盡弭災之道凡用人行政之有違於天意者悉從糾正內外協心上下交修以成天心仁愛之意庶幾精神潛通和氣感召民心悅而天意得則陛下之正德不為虛文矣惟聖明留意焉天下幸甚

論時政六要疏

黃華

陛下臨御以來祖宗之紀綱法度一壞于逆瑾再壞于佞倖又再壞于邊帥之手至是將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而不知有陛下者寧忤陛下而不忤權臣陛下弗知也亂本已生禍繼將起竊恐陛下知之晚矣試舉圖治六事於今為至急者為

陛下陳之 其一曰崇正學 嘗聞先儒周惇頤

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又曰吉

凶悔吝生乎動吉而已動可不慎乎故惟聖人為能

主靜惟君子為能慎動仰惟 陛下聰明天縱有古

帝王之資然其所以盤遊無度流連忘返者無乃動

之過乎論思勸講之臣職在格心於是乎不能辭其

責矣伏望 陛下高拱 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斥

異端遠佞人招延故老咨訪忠良可以涵養氣質薰

陶德性而 聖學維新 聖政日舉矣 其二曰通

言路嘗聞言路者國家之命脈也言路之通塞國家

之治亂係焉切見近時臣僚奏牘間或言及時政往

往匿不以聞其或事關權臣則又留中不出而中傷
以他事夫古之明主導人以言用其言而顯其身後
世則不然不用其言而反罪焉今則又不然不使其
以言獲罪而以他事獲罪由是雖有安民長策謀國
至計無因以達于九重之前雖有必亂之事不軌
之臣陛下無由而知之矣天下焉得而不亂哉伏
望陛下以從善為心以聞過為喜如此則忠言日
進聰明日廣雖亂臣賊子亦將有所畏而不敢肆矣
其二曰正名號嘗聞孔子有曰名不正則言不順
言不順則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
足凡以名不正之故也陛下近日以來無故言

為虜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疑以
陛下聰明智勇上嘉唐虞下樂商周何所不至顧乃
自輕如此柰宗廟社稷何夫陛下自稱為公
誰則為陛下者天下不以陛下事陛下而以
公事陛下天下皆公之臣而非陛下之臣也伏
望陛下即日削去鎮國公等名號以昭上下之分
以明示天下之人庶幾體統以正而朝廷自尊矣
不然古之天子亦有號為獨夫與欲為匹夫而不可
得者切為陛下懼焉其四曰戒遊幸嘗聞大禹
曰罔遊于佚罔淫于樂周公告成王毋淫于觀于佚
于遊于田春秋譏觀魚終綱目書巡狩者二十九皆

譏也。陛下始時遊戲不出大庭，馳逐止于南內，論者猶謂不可。既而幸宣府，幸大同，幸太原，幸陝西，榆林諸處，所至費財動衆，州縣騷然，至使民間一夫一婦不能相保。陛下為父母，何忍使民至此！虧損盛德，貽譏萬世。陛下自視為何如主也！近者復有南行巡狩之命，南方之民爭先挈妻子以避去者，流離奔踣，敢怒而不敢言。即今江淮之饑，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以休息愛養，尤恐不支。况又重以魔之，其何不流而為盜賊，速而為死亡也哉！姦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陛下斯時悔之晚矣。彼居位大臣用事，中官

親暱羣小皆欲 陛下遠出而後得以擅權自恣乘
機為利也其不然則袖手旁觀如秦人視越人休戚
之不相涉也夫豈有一毫愛 陛下之心哉彼誠愛
陛下獨忍使 陛下馳逐蒙塵而莫之救止也伏望
陛下深惟往事之非翻然悔悟下哀痛罪已之 詔
與民更新罷南巡撤宣府行宮示不復出發內帑以
賑江淮之饑散邊軍以歸卒伍斥不御之女以各還
其家雪既往之謬舉收既失之人心如是則尚可為
也 其五曰去小人嘗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自古
小人用事未有不亡其國而喪其身者也謹按今之
小人簸弄威權貪圖富貴者實繁有徒至於首開邊

事以兵為戲使 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
百姓之心至今紛紛未已者則江彬之為也彬本行
伍庸流兇狠傲誕無人臣禮臣等但見其有可誅之
罪而不見其有可賞之功今乃 賜以國姓封以伯
爵托以心腹付以提督京營之計此養亂之道也彬
外挾邊帥內擁兵權騎虎之勢不亂不止天下之人
切齒唾罵皆欲食彬之肉彬不誅天下之亂必自彬
始 陛下亦何惜一彬以謝天下哉伏望 陛下大
奮乾剛將彬下諸廷尉明正典刑以為奸邪小人迷
亂之戒 其六曰建儲貳嘗聞漢人有言曰太子天
下本木一搖則天下震動夫有本而搖天下猶震也

於無本其何以安洪惟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
祖宗社稷之託懸懸乎無所於寄方且遠事觀遊
屢犯不測之區此必危之道也陛下徒知收置義
子布滿左右獨不能豫建親賢以承大業臣以為
陛下殆倒置也伏望陛下早及是時將近時羣臣
建諸章䟽通具檢出宣示皇親勲舊及在廷文武
大臣共圖大議即於宗室中遴選親賢一人養於
宮中以繫四海之望待他日誕生皇子之後俾其
出就外藩如此則繼體有人國本以固實宗社無
疆之休惟聖明其留意焉

皇明疏鈔卷之二終

皇明疏鈔卷之三

君道三

勸行王道疏

張元禎

臣惟人君者不以王道為心雖有為也謂之有為之主則可非大有為之主也為人臣者不以王道致君雖有功也謂之救時之佐則可非名世之佐也臣非有王佐之才而潛心聖賢之學粗知王道之畧幸遇陛下臣敢於是時而勸行之夫王道乃帝王相傳以平治天下者也其道雖大然皆本之身心蓋心必純於理而無私然後著之政事亦皆純於天理而無雜苟政雖善而心有未純外身心以為治是為伯道伯

道者假王道以成功名假天理之公以濟人欲之私
王道真伯道偽王道實霸道虛王道坦夷伯道崎嶇
王化大同乎天道伯業僅補其罅漏人主不可不深
辨也今臣之所陳不及於更創制度振舉綱維黜陟
人物惟勸陛下於身心用功身心之功既至則王
道著於政事者布在方冊可因可革可益可損當自
能裁之而羣臣有名世者當一一有以輔之也夫王
者之心何心執天地之心也天地所以相播相盪相
軋相磨而晝夜之不息者無他生物而已雖其雷霆
霜雪亦所以破頑而禁盛非心乎殺之也君得此心
而當教養之責則當心天之心以達之萬事以生乎

易者此事此務此理是矣易之於彼事彼物則非此
事此務當此時此理是矣此事此物此理易之於彼
時則非在我則是易之於人則非在近則是易之於
遠則非在常則是易之於變則非先儒所謂天然自
有之中所謂停停當當恰好處苟非窮之造其極求
之極其博則事物之來不一欲一一應酬斟酌之無
毫髮之差難矣且如九經達道分田制祿後王亦嘗
有舉此王政者矣何以終有愧於先王經濟之盛五
禮六樂六德六行後王亦嘗有舉此王政者矣何以
終有愧於先王甄陶之妙干城儲峙之恤後王屢有
舉此王政者矣何以終有愧於先王張皇賑救之良

天地之利先王興之何以若巨若細比之後世也大
而盡生民之害先王除之何以若巨若細比之後世
也淨而均兼之廉恥喪而浮偽滋後世之習俗日惡
矣何以反之王道之淳枝葉繁而根本驟後世之學
術日乖矣何以歸諸王道之正事事有要一一究之
使王道之行毋徒如腐儒務記誦炫辭章於口耳筆
舌之間而已又必益宏明目達聰之度益敦好善樂
諫之誠不惟啓經筵以勤講而儒臣之端謹粗知王
道者不問大小時賜引諭則所以涵養 聖知者深
不惟容臺諫以盡言而朝臣端厚粗知王道者不問
大小或限五品以上時賜延問則所以增益 聖

者詳延引之時必俯垂溫顏戒以毋有避忌使之得以盡其情彼勲戚宦官雖不假以權寵亦宜使之群侍拱聽庶有以開其識而不知所憚所以保護聖知者益切臣尤不勝惓惓

陳言疏

姜洪

臣蒙先帝拔擢待罪上路三年於茲無一言裨益時政無一言上答國恩尸祿曠官憂慚切至盡忠補過夙夜不寧不幸先帝奄棄萬國哀號遠聞

皇上詔履尊極未及逾月剛明神武勵精圖治知懷恩以忠見逐即復召用知梁芳陳喜常與奸邪誤事俱各斥貶李汝省等左道害政罪不容誅皆謫戍遠

方施欽等醫業庸流濫玷清班皆削奪官職又禁番僧方士之妖術罷內府工作之淫巧縱放禽鳥棄毀珍玩禁造寺觀罷省貢獻此皆帝王盛德事也人心仰望更化已久而皇上一旦行之不以爲難四方聞之無不以手加額欣欣相賀以爲聖明天子出焉太平指日可待焉臣見人心如此則喜不能勝豈敢終忘超擢之恩以虧臣子公忠之道謹舉八事仰贊聖明竊陋狂瞽觸冒忌諱罪誠萬死伏望幸察

一曰正君心夫自古天下治亂係君心邪正君心正事事皆正天下莫敢不正君心不正事事皆邪雖欲正人亦不可得而正大學曰心正而後身脩身脩而

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許衡曰心
猶印板板正不差雖千萬紙不差本既差矣摹之於
紙無不差者故人君必心正而後可以致天下之治
者也然人君一心攻之者衆聲色之麗貨玩之奇異
端之紛雜便佞之諂諛一為所溺則不得其正焉

皇上即位之初清心照理是非不惑心固無不正矣
但聲色貨利易於溺志異端讒諂易於惑人操存之
功一有不至則乘間伺隙而進清明之天不免為其
所雜也伏望 皇上持守此心動靜隱微無時不謹
道心為主人 心聽命則虛靈常存萬理昭著而治道
所出者正矣 二曰務聖學夫古先聖王為治之道

歷代興亡治亂之迹用人立政之方愛民利物之術
皆載諸經史人君必學而知之則法古為治鑒古為
戒所好所欲自然不離於正理而王道王化所由以
成也若不學則正理不明心志不定多聽易惑守善
不固雖欲言治苟焉而已書曰人求多聞時惟建事
學於古訓乃有獲又曰念終始典於學厥德備罔覺
故自古人君未有不學而能致治化之隆也然學問
之道不可間斷一暴十寒亦為無益近年雖設經筵
而寒暑之外舉行不過數次開卷之時解釋不過數
行講官兼旬累月不蒙詔對以此而欲盡學問之功
求為治之方恐亦不可得焉 皇上聰明睿哲超越

千古正宜及時講學以隆一代治化當妙選儒臣
御經筵無畏勞苦無間寒暑上五十六經下至史鑑取
其節要有關治道者善惡皆講勸懲皆知辨析幾微
禮畢方退又當輪流直日以備顧問則日就月將聖
智益明王猷允塞矣 三曰納諫諍夫人君統臨天
下深居九重聞見不出闕庭必開言路以廣耳目則
下無隱情上無壅聽奸宄不生禍亂不作若君惡直
言諫臣杜口則奸邪肆志蒙蔽聰明養成禍患以壞
天下故大舜告廟即位之初先明四目達四聰高宗
宅憂亮陰之後傳說告以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此自古帝王皆以從諫為首務也我 太祖高皇帝

欲廣耳目以防壅蔽建設科道之官專任言路之責
未聞有惡其言之直切而罪之也近年御前奏事之
例既廢群臣大小章疏皆出內批通政司每日惟掇
拾四方小事以應故事科道官皆却立仗下隨班而
退不得從容面陳忤旨往往批撻殿庭或貶斥遐
荒夫好生惡死人之常情誰肯進言以蹈危機由是
中外顧忌以言為諱上下之情不通久矣 皇上即
位之初正宜開闢言路恢弘治道然詔書無諸人言
事之條有科道風聞言事之禁使人各生畏忌不敢
盡言又進士李文祥言雖狂妄志在納忠 聖治之
初宜示優容遽加斥逐聞者駭愕臣謂此決非 皇

上之意夫忠言者乃國家之福非人臣之利也 明
主何謂不樂聞之此必有內外大臣懷奸不忠畏
皇上威明恐人言攻擊欲先以箝人口也伏望 皇
上鑒履霜堅冰之漸防大臣壅蔽之萌體 祖宗求
言之心開御前奏事之例科道言官小事封章進呈
大事面折廷諍至於大小群臣有事亦當召對經筵
講官不時尤宜咨訪則下情上通事不敢欺百寮震
悚庶政允釐矣 四曰辨邪正夫國家治道否泰係
君子小人進退君子聚於朝則奸黨息政事清明而
治道泰小人聚於朝則朋黨相比濁亂政事而治道
否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夫元首雖明

而股肱不良亦難以致政事之康也伏覩 皇上即位未久求治甚切而內外大臣奸邪者多何以致維新之政也如先經科道糾劾某某致革中外目為邪黨尸祿曠官曾無寸補 皇上若以先朝舊臣不忍謫竄亦當罷其政柄放回田里以為臣下不忠之戒焉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堂堂天朝豈乏正士切見兵部致仕尚書王恕王竑吏部尚書李秉俱才德高茂志節忠貞去任翰林院侍講謝鐸編脩張元禎檢討陳獻章行人司副莊景僉事章懋評事黃仲昭俱學問淵博議論持正御史強珍徐康于大節給事中王徽王誥蕭顯賀欽工部主事黃純見任南京刑部

員外郎林俊俱忠勇敢言直節可取武臣則指揮同
知許寧廡能驍勇軍民推服至於在位之臣內則太
監懷恩雖稱宦臣不類同輩忠清公亮善守成法外
則兵部尚書余子俊馬文昇之任事巡撫直隸都御
史彭韶之剛介少詹事楊守陳工部侍郎張悅之恬
退數人而已伏望 皇上已用者信任勿疑已去者
以禮召用或為三公六卿或處臺諫講官則文武得
人政事脩舉 皇上可以端拱無為而天下治矣
五日禁近習夫古者宦臣充掖庭掃除之事傳官禁
出入之命給事左右而已後世人君親佞竦賢乃委
之以政授之以權於是得行奸慝專作威福若趙高

之亡秦曹節王甫之亡漢田令孜仇士良之亡唐童
貫之亡宋皆前事之明鑑也大抵此輩不知事君之
大義惟以擊拳曲跪為敬不顧人君社稷為重惟事
逢迎奉順為悅故仇士良教其徒固寵之術以為太
子不可令閑常以奢靡娛其耳目日新月盛無暇更
知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
生彼知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踈斥矣後之宦
官怙寵誤國皆祖其術噫愚弄人主盜竊威權彼計
得矣其如天下生靈何其如人君社稷何我太祖
高皇帝深鑒前代委任宦官之失雖設監局一以監
職止五人一局正副止二人官不過四品所掌不過

西攝供奉之事未有干預朝廷之政也近年一監
有太監十餘員少監以下無數四方藩鎮之地市舶
財利之處在在有之蟒衣玉帶視禹常服名位之濫
莫此為甚然君側之人衆所忌畏恃勢縱橫所至害
人假稱進奉貨賂公行損朝廷之大體奪百姓之
衣食甚至引用奸邪排斥正士阻塞人言左道害政
如梁芳陳喜輩雖百死不足以謝天下幸賴皇上
明聖尋皆貶黜中外清明人心稱快然其中亦有忠
謹守法可任使今但不干政事使弄威福濫設者願
加裁抑在京倉庫草蕩馬房九門在外鎮守市舶倉
場池礦皆非太祖高皇帝舊設之數悉宜取回以

免害人 皇上退朝惟宜書史自娛莊嚴自持勿與

狎昵受其獻物以生彼窺伺之心勿與議論聽其毀
譽以亂人忠邪之正如此則政事有清明之象生民
獲治安之福宦官亦無有招權得罪者矣 六曰黜
異端夫佛道二教自古害政為甚佛乃西域胡人言
妖路遠假輪迴生死地獄天堂之說以惑人心道則
假稱老子做依釋氏又有神仙長生方士脩練之術
以文奸偽皆欺世誣民充塞仁義戮我彝倫為世大
蠹庶民庸愚信其欺誑猶為不可况 天子之尊生
則與天地同體沒則與天地配享天下百神皆其所
主豈有求媚神鬼以要福哉故二帝三王之時未有

佛道之教然享年永壽國祚靈長漢唐之季佛道始

盛天子庶民無不敬奉然政教廢弛禍亂相尋載諸

史冊歷歷可見我太祖高皇帝禁人私勅寺觀僧

道不許與民俗往來其數府不過六十州不過四十

縣不過二十無遊手遊食之民天下獲富庶之效近

年營造寺觀歲無寧日繁麗相勝不論財力僧尼道

士充滿道路番僧有法王國師之號道士有真人天

師之稱又有方士恠誕之人皆冒濫賞賜恩幸無比

去歲靈濟宮脩造甫畢今歲永昌寺營建又成殫費

財物不可勝計佛道有靈宜降福祥然而頻年水旱

災異百姓饑凍流離先帝尋亦晏駕皆皇上之

所親見者其法不足信也亦已明矣 皇上近將法
王番僧方士邪人俱各查取革退可謂 聖明所為
出於尋常萬萬然不去其蠹不拔其根其害不息內
府或有佛道精舍胡鬼塑像乞皆撤毀以絕群疑天
下僧道寺觀亦當查究以清邪偽若以嗣位之初未
欲驚駭此輩且可一二十年不令度人不脩寺觀使
自銷鑠則數百年異端害政之敝至 皇上而始正
矣 七曰省進奉夫人君極天下之尊固宜享天下
之養然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明君亦不以一人之欲
而勞損天下之民也 臣巡河一年見南京并四方貢
獻中間可以減省如時鮮段疋兵器等類或薦 太

廟或供國用固不可缺其餘花石禽鳥虎豹皆玩不
不急之物篩簸板枋巾帽染造布帛京師亦有匠料
可為進貢亦不害人惟以內官監運其弊始多假如
木犀龍衣二船裝載足矣額外多討船少者七八號
多者十餘號其餘濫討皆如其例俱滿載私貨附搭
閑人往往將貢物遲誤褻瀆每起貢船發行舳艫先
後相接撐夫挽卒晝夜喧呼南北往來道路如織皆
恃勢縱橫強索財物凌辱官吏驅迫軍民官司欲盤
詰輒稱御物人不敢相近怨嗟滿道所不忍聞東南
一方民力殫矣 皇上即位之初常貢之外悉加裁
省民皆歡呼如獲更生但所有內官仍舊監運不免

如前害人雖有詔旨諄諄軍民恐不蒙惠也伏望

皇上念此生靈乞

勅南京兵工等部會議合無今

後軍器段疋等項該部徑自差委所屬太常寺等衙
門的當官員進貢嚴立限期不許遲悞其板枋木櫃
等類每年蘆溝等處抽分木料無數如藤篾油漆等
物北方所無仍令南京并出產去處供送京師任坐
輪班各色人匠無下萬數着今依式製造尤為近便
若以外官不堪進奉則如寧國等府每年進奉梨栗
等物不過止差吏役亦不見有違悞如此觀之則內
官不必差遣明矣伏乞停止以甦民困 八曰慎始
總夫自古帝王之治在於謹始而善其終則能保天

下之大而久享太平之樂如大禹兢兢業業一日二
日萬幾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咸和萬民
一聖者治道雖成功德雖隆猶慎終始不敢豫逸故
能永保天命世躋雍熙而萬世稱仰不可及也晉武
帝焚雉頭裘初政仁儉而末年遊宴後庭不恤國務
遂起五胡之釁唐明皇焚珠玉錦繡躬履節儉而末
年信讒好色窮奢極欲遂起天寶之禍二君者皆以
盈成之業可恃敬畏之心不存末年所為比其他奢
侈之君殆又其甚焉先治後亂為天下後世笑故人
君初政之美而能克終者為尤善初節之難而能保
晚節為尤難 皇上即位之初求治之心如日方升

如川方至雖大禹文王何以過此苟持此心始終不變則唐虞三代之治復見於今日矣若少有怠忽則物欲抵隙小人乘間則其事勢相激弊端益甚然皇上明見始終堅如金石如臣所言固萬萬無之但臣區區愛君之甚不敢不慮於未然也伏望皇上念負荷之重知保守之難兢兢業業日慎一日虛心求治常如不及不以久安而忽怠不以治安而滿假則海宇熙寧萬世無疆也

陳治忽明忠佞疏

劉王

臣聞救燃眉者不可拘拱手之儀呼疾痛者不能脩唯喏之節里之事其防微而後容而言之必之事

必呼號而言之何者其勢誠迫而其情誠切故也然則朝廷大事果有關於治忽安危為臣子者所當畢命效忠犯顏陳諫豈可自諉泛遠甘為容默哉臣待罪近畿竊聞陛下近頗聽信太監劉瑾等多事逸遊又聞內閣大學士劉健謝遷俱以諫不得行致仕而去臣聞之雖不能詳伏竊驚懼二臣者先帝所簡以輔聖躬臨終顧託之言陛下必聞之矣劉瑾等佞倖小臣即其巧為戲弄不過投陛下之一笑而已而不知耗神氣惑聰明妨政理為損多矣顧命大臣以輔導為職顧欲屏而去之此其事甚左陛下弗察顧不忍於彼而忍於此徇逸遊之樂棄輔

導之臣違先帝顧命之言遂瑾等恣肆之計此誠天理人欲存亡之幾國體治亂安危之繫臣叨言職此而不言無復可言者矣昔者孔子為魯司寇相定公會齊侯於夾谷侏儒戲而前孔子進曰匹夫熒惑諸侯者罪當誅命有司行法焉漢鄧通戲殿上丞相申屠嘉召而罪之曰小臣大不敬當斬吏合行斬之古人致嚴於戲弄之臣如此也孟子曰逢君之惡其罪大若瑾等之導逸遊所謂逢君也又曰畜君者好君也若劉佶謝遷之止佞倖所謂畜君也畜君者用則聖德日茂逢君者進則國事日隳不可不謹抑臣尤有深憂於此陛下春秋方富總理萬幾

輔導大臣既皆引去內侍老成者又多退閒則論議
安所顧問燕閒誰與居處必將逸遊愈數佞倖愈親
忠益之事不聞讒諂之言日進如是而政柄不移政
體不紊未之有也况今災變頻仍甚者白虹貫日雷
震殿廷彗見於紫微之宮星搖於天王之位證諸
人事厥繫匪輕而天下民窮財盡所在空虛武備不
脩胡寇日肆夫以陛下即位之初天下之疲弊如
此而災變之見又如此誠宜恐懼脩省克已從人若
乃厭老成而喜私暱耽逸遊而忽政理是猶馬既逸
而棄其轡車將傾而舍其御求以不殆豈可得哉且
天下大器常以衆君子持之而不足一小人壞之而

有餘今二臣既去則君子之勢益衰群佞不除則小人之黨益肆此臣之所大懼恨不叩首丹陛以回陛下之聽也伏望 陛下體天人歸與之重念 祖宗創造之勤謹治忽安危之幾察忠佞是非之實將瑾等拏送法司明正典刑勦留大學士劉健謝遷責以輔導司禮近侍悉任老成之人禁止逸遊完養神氣清心講學以興治理如此則 先帝以慰災變自消海宇乂安皇圖永固 陛下壽同乎軒羲名齊乎堯舜誠 宗社萬萬年無疆之休豈徒一事之美一時之幸而已哉

八事疏

毛鳳韶

臣聞人君之心與天地相為流通而正心之助莫嚴於史故古者設右史以紀言左史以紀動我太祖高皇帝命文臣為起居注蓋有得於是矣往者陛下有編纂御札之命誠為盛舉但官無定職業無專功且獨詳詞翰而畧於道德躬行之實非所以彰盛美也臣願陛下遠稽近法遴選德行文學之臣數員以史注繫銜日侍黼扆之側遇有言動政令隨即書之夜則輪宿於史館以備宣召紀錄事昭法戒則心存敬畏而忿懣好樂皆得其正言行政事罔有不臧足以契天地之心而和氣應矣此所謂大本者也臣聞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庶人所以盡天下之情而

求天下之是也。邇者陛下詔各大臣共持國是可謂至明且遠矣。臣竊以國之大事莫大於用賢退不肖賞功罰罪者矣。四者定國定而是非取舍一付之公論則必治。若不定國是而以合乎己之取舍者為是以不合乎己之取舍者為非則必亂。然非上下之情合大小之臣和則國是亦不可得而定矣。臣願擴天地無私之德廣乾坤交泰之情列內外交重臣及翰林科道官名於壁廣審聰明博加詢訪。若有所得宣示中外臣民共決是非。用一人歟必眾皆以為賢而後用退一人歟必眾皆以為不賢而後退。人苟有功不以踈賤而不賞人苟有罪不以貴近而不罰。

協庶事於一中率百官於太和則人心悅而天順矣
臣聞言路之通塞關天下之治亂邇者 陛下詔科
道官直言此自古明王不出戶庭而治天下之要道
也但人之才性不同行事亦異往年 陛下稍加釐
正蓋以示作新之方而天下臣民不識此意承風疑
沮以故各官畏忌朝政不敢極言吏弊不肯盡舉此
非生民之福也今 陛下納諫求言鮮有應者間有
一二進言或不合聖心致蒙譴謫則中人以下之資
鮮有不惴惴自保於國家何賴焉臣願念責任之重
則慎選於始念頽廢之易則愈加作興寬其罪過養
其威望用其言而顯其身則言官莫不銳意敢言自

朝廷以及四方無事不聞無人不畏而壅蔽之患絕
朝廷之勢尊矣夫臣不得於君猶子不得於父其悲
哀窮苦不可名狀邇者陛下起用言事被謫之臣
不惟中外臣民歡呼鼓舞歸仰聖德雖克軍為民
之臣亦且歡聲四作以為徽艾既久陛下亦必推
是心及之矣蓋人情莫不欲盡一日之養以報其親
而遠在邊徼亦莫不欲沾一命之榮以顯其親而等
於編民又莫不欲效尺寸之勞以報其君而無階可
達是諸臣之所望於陛下以求遂此欲者其心為
甚切則其情為獨苦其情為獨苦則其感召宜獨甚
也况陛下汲汲愛人雖匹夫匹婦惟恐不獲肯獨

不念於此哉伏願推大孝以及人本人人情而為治推
無一人不獲之仁以及諸臣將克軍者發回為民為
民者冠帶閑住人望所係者酌而用之使各遂臣子
天性之欲復際堯舜聖明之盛則誰不粉身碎骨以
報陛下以徇國家之急哉臣聞官多則民擾十羊
九牧莫保其安而况望生息乎邇者陛下詔革冗
官山谷愚民亦知感泣臣謂革冗安民當自鎮守內
臣始蓋國初無鎮守以各省有府衛有三司有撫按
可不用矣永樂間設遼東固原山西三處後乃添設
二十一處又有分守守備監倉市舶織造等項民始
不勝其擾矣陛下總攬權綱深念黎元如織造太

監張志聰一經論劾即取回京此前代所無也今各鎮如故供給之繁差役之苦不可勝言况安靜行事者固有而生事害民者尤多在各邊者軍糧則扣及升合在各省者民利則侵及雞豚黨附群姦分投四出凌轢有司董楚百姓敢怒而不敢言臣願陛下獨斷不疑一復國初之舊將各處鎮守并分守守備監倉市舶織造各太監速取回京以昭陛下仁惠之治往時河南川陝之民一遇饑荒多仰給於湖廣今湖廣襄陽之民亦相食矣陛下發太倉之銀以濟之臣恐國計不可空虛惟各鈔關鹽場銀兩并武當山香錢與各衙門官錢為可賑也然又恐有限之

財不能濟無限之民不如弛禁通商開民自然之利也但湖廣貨利甚廣而苦於各王府之抽分魚利甚博而苦於各王府之侵奪鹽利甚急又苦於各衙門之禁革故每鹽一斤直銀三四分矣陛下於額徵錢糧猶且停免而此等侵塞民利至此不亦有負於聖明也哉臣願一切嚴為防範則衆利皆歸而荆襄實矣方今宣大各邊戎虜入套湖陝等處盜賊克熾已形之患固所當禦而未形之患尤不可不防也國家之患在西北而不在東南東南之民不識干戈乃驅百千貧民以為民壯非游惰之輩則貪懦之夫非久役之繁則輸錢之苦而迎送上司勾攝公事各官

私役遍鄉科索又紛紛百出矣臣願陛下詔東南
脩古者寓兵於農之法將在官民壯選其精銳汰其
冗濫使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工食止給一季之用以
寬農民之力萬一地方有警方今赴官防守事寧即
放歸農前項積弊嚴加裁革驅之農以養其武厚其
民以足其兵則東南之勢固矣西北之民素習弓馬
饑寒切身則養亂待時萬一匹夫大呼則群雄起而
應之矣此又不可不為之先慮也臣願陛下詔西
北將各處失業之民廣招博募選其豪勇謀畧熟於
弓馬者使抵克民壯重其管領嚴其部伍令各戶撥
以器械資其衣糧官府仍行重加犒賞以悅其心若

有前弊亦加痛革恤其私使無饑寒之憂養其力以
待征伐之用則豪勇之士在我宇下內有以散奸雄
之黨外足以消戎虜之釁而西北之勢固矣方今災
變相仍百姓不安陛下勅守令官脩舉職業臣竊
以職業之大者莫如農事而已故洪範八政食貨為
先周漢重農享國最久此明驗也我國家設營田
使又添設勸農叅政水利僉事等官著之憲綱一責
成於郡縣正官其法良矣奈何行之既久人心玩愒
從政者笑其鄙言事者諱其迂以致農政不脩而生
民之困敝至於今極矣變而通之此其時乎臣願
陛下詔設農官各布政司額內專任叅政總管勸農

兼脩水利府州縣親民正官亦各以勸農繫銜間有
克脩農職民安其政者雖長子孫勿易於是久任之
道寓焉重書褒美增秩賜金須公卿則簡之郡守缺
臺郎則縣令入補於是外重之勢舉焉外重則久任
者安於圖治而無苟簡因循之政矣又詔有司議開
力田之科農民中有務盡地力應條格者次第保明
申奏量與推恩其不能者申明國初事例行罰如此
則吏稱其職民安其業刑措於俗美兵強於食足而
無水旱盜賊之憂矣

陳言治道跡

賀欽

一曰資真儒以講聖學臣伏謂人君之治天下欲求

四海之治當盡為君之道欲盡為君之道當講聖王之學聖王之學何學也所謂大學者是也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其綱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目也唐虞三代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者由人君之得此學也漢唐以下所以治不古若壞亂相仍者由人君不得此學也何則得其學則君道盡不得其學則君道乖此治亂所由以分也是大學也經作於孔子傳出於曾氏程子表章而發明之朱子序次而補註之西山真氏又從而推衍其義實以經史無不備焉載之策簡昭然明白固無俟於後人之贅言而亦陛下已嘗講讀之書矣臣今復

舉以為言者非不知 陛下嘗講論之蓋區區愛君之誠惟願 陛下不泥於世儒口耳詞章之習不惑於鄙夫古道難行之言不徒講明之而實信之深不徒深信之而實行之篤循其分明之節目進其有序之工夫則大學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之道不在方冊而在 陛下矣夫如是 君道豈有不盡天下豈有不治哉是則今日之急務莫先於講學而經筵勸講之官所謂師友之臣尤當訪求真儒以克其任不宜苟以俗儒廁其間也所謂真儒者學以爲己知而能行不事空言者也所謂俗儒者學以爲人徒知而不行惟務口耳詞章之習者也伏惟 陛下留神致察

今日 經筵勸講之臣其為真儒耶抑為俗儒耶果
真儒也必能積誠感動開導有方涵養 聖質薰陶

聖性開發聰明進德脩業何憂 聖學之不成君道

之不盡哉果俗儒也亦徒備勸講之虛文無格君之

實德其不阿徇逢迎讒諂面諛亦足矣尚何望其有

補 聖學之萬分哉是則 聖學之成與不成君道

之盡與不盡天下之治與不治一繫於經筵講官者

如此則 陛下今日於真儒俗儒之辨其可以不明

而進退取舍之際其可以少差哉 二曰薦賢才以

輔治道臣聞帝王之為治莫急於求賢人臣之忠君

莫重於薦賢伏惟 陛下即位之初詔求賢才以弼

治化此可見 陛下有歷治之盛心得致治之要道
孔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臣敢不以臣
所知者為 陛下薦之臣先年在科之日接見廣東
新會縣歷事監生陳獻章天性高明學術純正非記
誦辭章之派實躬行心得之士有格君之德有經世
之才是誠當代之大賢宜為士夫之矜式臣在京師
接人多矣未見有出其右者也成化十五年以來廣
東左布政使彭韶總督兩廣軍務右都御史朱英前
後具本薦其才賢吏部移文所司以禮起送成化十
九年三月到京朝見以身病母老陳乞終養蒙授以
翰林檢討今其親終疾愈仍來供職迄今六載不知

陳獻章前疾已愈母養已終與否伏望 陛下以非常之禮起此非常之賢召之使殿問以治平之大道以觀其謀猷授以政事以試其才識若其賢果如臣言伏望 陛下或任之內閣使叅大政或任之經筵使養君德臣敢謂不三數年而太平之治可必致也緣陳獻章作止語默絲毫不苟而世之樂放縱惡拘檢者多嫉之陳獻章以知而必行為正學而世之務口耳尚詞章者多嫉之陳獻章安於退處不求聞達而世之貪利祿好奔競者多嫉之惟 陛下察納臣言不為鄙夫俗儒之所遷惑斷自宸衷而決行之則天下幸甚使或陳獻章身病未愈母養未終果不能

出亦望 陛下虛已受人使之詳陳其格君善俗之

道興利除害之方 陛下深信而舉行之是獻章身

雖家居而其道則行於 朝廷矣况其所知必有才

良行修曉達治體者 陛下今其一舉之以充國

用豈不足以贊襄道化而致隆平哉大抵賢才之生

無代無之惟在人君訪求任用之何如耳苟求之以

其方待之以其道則聖賢之才亦將出為世用矣何

患天下之不治哉臣更乞 陛下再諭內外大小群

臣悉心推訪各舉所知果才德學行殊常之賢或山

林隱逸或庠序生徒或小官下職一皆以禮敦遣萃

於京師依明道程子養賢之法置為延英之院以處

豐其廩餼卹其貧乏以大臣之賢者典領其事止
以應詔命名不遽進之以職凡有朝政典禮使之討
訂使凡執政近侍之臣互與講論如學政則討論程
明道之論學校程伊川之看詳學制如貢舉則討論
朱文公之貢舉私議如經筵則討論程伊川之經筵
奏劄必使今日之學政今日之貢舉今日之經筵一
如程朱至當之定論以革近世浮華淺陋之習若然
則與 陛下近日納太學生之言行文公家禮於天
下以革浮屠千百年之積弊豈不同一痛快人心也
耶况此諸賢切磨日久德業益進 陛下特賜召對
以觀其才識器能則屢歲之間人品益分然後就其

高下大小而任使之則天下賢才引類而進 陛下
德政之美雍熙之治端可比隆唐虞三代矣 三曰
導 祖訓以處內官聞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內則公
卿大夫外有州牧侯伯一皆遴選賢才擢成治道若
內官之設載之周禮曰內小臣曰閤人曰寺人曰內
豎紀其職掌不過正內人之禮事守王宮中門之禁
掌女宮之戒今與內外之使今而已未聞任用奄寺
於中朝外方使之典政本而掌兵權者也降及秦漢
而下先王道廢時君失政奄宦小人投隙而進竊弄
國柄傾危社稷自趙高亡秦以來宦官之禍無代無
之如漢之弘恭石顯單超侯覽唐之程元振魚朝恩

仇士良李輔國宋之童貫梁師成輩載在史冊不暇
悉數恭惟我太祖高皇帝洞鑒前代之失創為萬

世之法內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六科
十三道外設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府州縣等衙門分
理天下庶務其內府監司局庫之設載之御製皇

明祖訓內官之條紀其職掌亦不過洒掃供養并飲
食諸物禮儀筵宴關防出入等事而已亦未有干預
朝政職掌兵權之制也其創制立法之善蓋與古昔
帝王同條共貫宜為聖子神孫萬世不易之法柰
何後來守法少踈宦官倖進內而職掌天下奏牘得
預大政外而鎮守各處地方掌握兵權遂致內外交

構黨與衆多作威作福盜竊政柄納賄招權賣官鬻

獄文官武將多出其門氣燄薰灼傾動朝野引用姦

邪排擯忠直以致士風頹靡國體虧傷社稷傾危蒼

生塗炭臣不敢遠舉只以耳目所及近年害政尤甚

者言之正統間則有王振喜寧景恭間則有舒良王

誠天順間則有吉祥牛玉成化間則有汪直尚銘梁

芳陳喜凡此之輩方其得志之時正漢史所謂迹因

公正恩固主心中外服從上下屏氣舉動回山海呼

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禍不

旋踵是以或陷主虜廷身叛賊境或主易儲君禁錮

南內或謀為不軌賄易后妃或邀功起釁流毒邊徼

或得寵招權納賂不貲或引用左道蠱惑上心或導
進淫巧盜虛府藏此其陷君誤國蠹政殃民昭昭在
人耳目者非 祖宗在天之靈上天保佑之至必有
臣子所不忍言者矣茲者恭遇 皇帝陛下遠尊帝
王之制近守 皇祖之規蒞政之初百度惟貞進賢
退姦去讒遠佞奪宦之害政者屏斥流放不使在側
於以見 皇上真大有為之主也雖然臣於是猶有
憂焉何則臣恐 祖制未盡復病根未盡去一旦發
作復如故矣伏望 陛下深鑒已往之弊永絕方來
之禍渙發諭音昭示中外凡今大小內官一遵 太

祖高皇帝祖訓凡分職監司局庫諸門者各照註修

其職掌不許干預朝政一應在外鎮守監倉等有盡
數取回蓋既曰內官但慮處內而乃布之四外名實
不正莫此為甚殊非帝王之制 皇祖之訓決當速
改無可疑也若謂在廠訪事內官可以發官吏之姦
賊各邊鎮守內官可以防邊將之姦宄此又不思之
甚者也夫自古聖帝明王明四目達四聰使天下臣
民皆得進諫中外之情毫髮不蔽姦賊官吏自不能
容庶政惟和兆民允殖曷嘗以訪察之權假之奄宦
使之作威作福以害家凶國耶况其假公正之迹遂
姦慝之私所訪察之姦賊常小而自作之姦賊常大
所訪察之姦賊雖祛除於目前而所自作之姦賊實

遺禍於久遠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成化年間汪直之
革可以鑒矣各邊將官既有巡撫又有巡按凡有姦
宥足以關防矣今乃處處設立內官果何益乎徒使
蠹壞兵政殘虐軍民將官之賢而知兵者為其拘制
當進而不得進當止而不得止徃徃有喪敗之患將
官之庸愚姦貪者則以賄賂相交結成私黨肆為姦
惡愈無忌憚蓋鎮守將官既賂鎮守內官而鎮守內
官則常以良馬金寶賂其在朝擅權之黨類一有言
將官之不職者則主上左右前後之人誰不為其
斡旋其根愈堅其惡愈肆害擾黎庶不得安生刻剝
官軍苦無所訴甚至隱匿邊機妄報邊功以有為無

以虛為實欺誑 朝廷致誤刑賞而莫有為 陛下
言者畏宦官之勢重故耳使各邊無此內官其為將
官者何所倚仗而敢如此乎縱或有之亦不待如此
其甚而巡撫巡按之官已言於 陛下而罰之矣寧
致壅閉而不得聞乎是則各邊內官欲以防姦而顧
為姦究之地 陛下猶可以為心腹而倚任之手大
抵內官類多邪惡雖千百之中有一二忠謹者然亦
不可使之犯分以干軍國之政譬之婦人雖賢不可
主外事若國使婦人預政家使婦人幹蠱牝雞鳴晨
之禍不旋踵而至矣內官婦人實同一理惟 陛下
遵 祖宗之制而一一革之則天下臣民無有不歡

忻鼓舞而歌詠 聖德者矣夫自昔宦官擅權敗國
身家亦隨之今處之有道德使之各安其分保其秩祿
享其富貴永無殺身亡家絕宗赤族之禍是則非惟
我國家無疆之福亦自今宦官無疆之福矣臣之此
言上合天理下順人心遠不悖於帝王之道近不違
於 祖宗之法 陛下於午朝聽政之際或出臣章
以示在庭群臣并請 太祖高皇帝御製皇明祖訓
使近侍之臣宣讀講解則凡不私結內官而忠於
陛下者必皆以 臣言為是而欲 陛下速舉而行之
也其或以 臣言為妄者則是以天理不必合人心不
必順帝王之道不可導 祖宗之法不可守其為內

官之黨 陛下可以默識矣若內官之中邪妄者固

不可與言而平素忠義果有如呂強張承業者 陛

下亦以臣章問之則亦必不阿其黨以臣言為是而

欲 陛下成此大有為之聖政矣 四曰興禮樂以

化天下臣聞帝王之為治必以正風俗為先風俗善

則人為善易而為惡難風俗不善則人為善難而為

惡易是風俗之善與不善實天下治亂之所由係也

經云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二帝

三王治隆俗美臻於太和者由禮樂之得其正而天

下為一也後世之治化陵夷風俗壞亂者由禮樂之

失其正而紛亂無統也然則禮樂之教其正風俗之

至切至要者乎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當治定功成
之時制禮作樂固極其盛矣然由粗以入精因略以
致詳不能不待於 後聖也昔文王以大聖之德百
年而崩必待武王周公繼之而後教化洽於天下此
亦理勢之自然也肆我 皇上丕紹洪基之初達聰
明目聽納忠言罷黜浮屠妄誕之邪術舉行朱子喪
葬之正理真所謂守成業而致盛治之 聖主也但
初政之施方發其端而未極其備故頽敗之俗尚多
仍其舊而未極其新且如異端邪術雖曰罷黜而僧
道寺觀充塞朝野者無異往時妖經邪說惑世誣民
者尚如昨日病根未拔日當滋長矣喪葬正禮雖曰

舉行而有司奉行者往往不體 聖心故奢豪不律者多違國法幡幢之制僭擬 朝廷奠禮之奢十倍論祭或飲酒食肉竊作佛事或乘喪嫁娶明用鼓樂若此之類是皆頽敗之俗因循而未革者也他若冠婚祭祀諸禮有 祖法之所當申明者有家禮之所當舉行者今未見一一行之以教化天下而習俗之弊則日新月盛子猶飲乳已加巾帽而昧夫童子之禮及其既長終於愚騷而不知成人之道夫少不修童子之禮長不知成人之道則不忠不孝靡所不至此冠禮不行之弊也聘娶之禮以庶民而上比公卿論財之風以中國而下同夷虜夫以僭越之心徇財

利之誘則凡竊奪之事力可及者何所不為此則禮不行之弊也至若祀禮不修故雖縉紳之家莫不徇俗苟簡况於庶民小子豈知尊祖敬宗故為木主者少而懸紙燈以標題者多以禮祭者少而招師巫以惑亂者衆至若祀邪神於家禱淫祀於外棄父母之孝養舍當務之人倫者尤不可勝數此皆 朝廷祀禮不修故無以定民心而一民俗也 臣請以淫祀之當毀者試陳其一 二如五嶽四瀆五鎮等神我

太祖高皇帝深知鬼神之情脗合聖賢之道悉去前代封號之妄誕而仍復各神之本名一洗千載之陋弊永為萬世之成規柰何後來雖明詔昭然而陋弊

復作如東嶽泰山之神但謂泰山之靈耳初非人是也春秋祭祀祇宜設壇立主以祀之豈可建為廟宇妄為形貌而仍用祖宗已革妄誕之號乎且又別為廟宇妄為夫妻不知又以何山為之配也豈非妄誕中之妄誕者乎昔季氏以大夫而祭之孔子尚議其僭竊何今之庶民小子賊盜娼淫皆得僭越誦讀而污穢之乎魯地如斯已為非禮况如遼東相去二千餘里亦為廟貌祀之名曰東嶽行祠夫山為至靜之物其神安有巡行之理且又塑為十殿閻羅之形劉燒春磨之狀以惑亂萬姓展轉妄誕一至於此如真武本為玄武宋時避諱改為今名玄武為龜蛇

北方虛危星宿之形似之故因而名之今各處立為廟宇塑為人形別作龜蛇名為二將凡此等惑世誣民理當拆毀之淫祠普天之下不知幾千萬數此蚩蚩小民所以棄祖先之享祀而求媚野鬼邪神廢父母之孝養而從事符章巫覡踵訛承誤習以成風欲民俗之善得乎若夫士子無廉耻之節官吏多奔兢之風商賈日至於奢華工藝日趨於詐偽此又朝廷禮讓之化未行也外夷回回之類久處中國者尚多不遵王化固守夷風道友師巫之流詭於正道者率皆聚徒傳法惑亂黎庶此又朝廷禮法之未一也禮廢之弊如此其多樂廢之弊尤為不少自朝

廷之樂言之用於郊廟之類固皆太常寺之雅樂而古淡和平無可議者至若教坊司之樂其聲容節奏已非雅樂之比而司其事者皆無愧耻失人倫淫邪鄙陋之徒堯舜三代之典樂者果用如此之人乎以如是之人作如是之樂用之於朝廷之上宴享之間其惑上心辱朝廷亦已甚矣尚望感人心之和易四海之俗而成唐虞三代之治耶况其院本雜劇之類率多淫邪戲慢之為所謂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者也豈非蕩人心壞風俗之尤者乎是皆唐宋胡元以來因循未革之宿弊也夫以朝廷之上根本之地而所以為天下先者如此以故淫邪

之聲不正之樂海內成風莫覺其失甚至高建戲臺
斂錢作戲致使城中少長聚觀男女雜處虛費民財
壞亂民俗所在官司略不禁止是豈 聖朝之美政
耶又如京師及各處娼樂其流蕩人心壞亂風俗比
之上所言之俗樂不啻百倍不識 聖朝蓄此果安
用哉且京師為首善之地萬化之原萬姓之所取則
四夷之所觀瞻必標準立教化行使天下臣民一觀
國光勃然興起若虞芮朝周而爭田之訟自息可也
豈可設為三院以畜淫穢之物而為天下之陷阱耶
况此等娼淫所服者莫非錦繡之衣所用者莫非金
寶之器淫邪之聲響徹街衢妖艷之色照耀道路故

雖文武官員庠序士子亦往往墮此陷阱之中况膏
梁之子弟經營之商賈游食之情民一睹此物隨風
而靡廉耻既無資財耗盡上不顧父母下不卹妻子
柔弱者至於漂流乞食死于道路剛強者至於劫財
殺人不畏 國法禍本不除積習既久後來之禍可
勝言哉且 天子以四海為家海內之民皆為赤子
如養民則不可使一夫不獲其所如教民則不可使
一民不全其倫凡此娼優同焉 陛下之赤子也柰
何以禽獸畜之使其子孫永陷聚麀之惡而略不傷
憫之乎恭惟 陛下負不世出之資為大有為之主
奮然以唐虞二代之教化為必可行以今日之極弊

為必可革不為因循駁難之政所牽制不為鄙夫俗吏之言所遷惑於凡臣所言冠婚喪祭之禮淫聲妖色之害與凡臣言之所未及或言之有未盡者其詳載於大學衍義及御製性理大全等書乞命經筵講官一一詳說使邪正之辨利害之分聖心洞然一毫不惑由是於祖法之所當申明者嚴令以申明之家禮之所當舉行者詳悉以舉行之異端邪術必拔去病根而不為姑息之舉淫邪祠廟必查審拆毀而不為因循之政禮讓之化未行者必崇尚德教而使之行禮法之未一者必嚴其政令而使之凡今俗弊一一痛革則上自朝廷下達四海莫非

大中至正之禮矣若夫教坊司之樂有未善者則求知音律之人而改作之院本雜劇決可革者則著為定法而永革之典樂淫邪之人或號令之使改行而從善或更易之使散處以為民京師及各處娼淫原無夫者則盡令嫁夫從良原有夫者則不許仍前淫亂使其務紡織以謀衣食習廉耻以全人理則淫穢消除化為良善矣公卿以下祭祀宴飲之類朝廷舊無頒降之正樂故人皆陷于世俗之淫邪今當次第制之以化天下而於不正之淫樂一一革之則上自朝廷下達四海莫非盡善全美之樂矣夫正禮雅樂自天子出如此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風

通上下之情決可否之計哉且四夷朝貢而至者

觀望攸繫畏忽所關也伏望陛下乾剛夬決勵精

圖理日出而視朝朝罷而聽政則所謂赫赫厥聲

濯濯厥靈內而中國莫安外而四夷畏服矣三曰

御經筵臣聞之書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

古訓乃有獲釋者曰求多聞者資之人學古訓者反

之已我國家開設經筵之意端在是也今陛下

下每遇講期輒聞報罷講讀之官徒為具員則何以

資多聞之益正稽古之學哉然自古盛德之主未有

不以講學親賢為務者也伏望陛下日講月講務

循常期因以延見群臣切劘治道則所聞皆正言所

接皆正人學有緝熙於光明 聖德日新又新矣夫

此三者皆不出乎 陛下之一身一心而天下之安

危治忽繫焉故曰大本 何謂急務 一曰任老成

夫自古守成之君必倚老成之臣以爲輔佐詩曰雖

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是欲用老成人而不可得者顧

今有之而可以不用邪臣切見大學士謝遷都御史

林俊尚書韓文孫交皆嘗歷事 先朝或與受 顧

命或敷歷中外誠一代之元老宿望也今雖久去

朝廷乃心罔不在 王室况天下之人想望丰采翹

首跂足以冀其復用如蒙乞 勅各該有司或遣行

人等官以禮聘召督促赴 闕置之股肱喉舌之任

必有興治致化之功裨益 聖政聿隆太平所謂任
老成爲腹心以養平和之福者是也 二曰廣言路

夫治道之隆替係言路之通塞故曰興王賞諫臣未
有忠諫不用而能善治者也臣切見給事中如王元
凱張原明御史如周廣高公韶主事如戴冠黃體行
韓邦靖李中編脩如王思之數臣者素負忠義兼有
才識往者皆以言事罷謫或自請謝未蒙收錄非所
以作忠諫之氣開敢言之路也如蒙乞 勅吏部通
查前此言事謫去之臣有如前數臣者一體起取赴
部復其言官或別加擢任則忠良效用讜言日聞所
以通治道而求諫者不越此矣 三曰重本兵夫兵

部者本兵之寄即近古樞密院之任考之有宋韓琦
范仲淹皆一時名臣也先除陝西四路招討經畧使
後乃並授樞密副使當時議者謂宜一處乎內一處
乎外蓋以二人久在軍中備詳本末內外迭處足應
機宜方今邊境多事本兵之寄不可不重其選也乃
若宣府之警提督大任至委之於侍郎丁鳳非以在
其位而不得不任之耶蓋平日輕授之過也其後卒
任彭澤近者甘肅事情緊急 朝廷簡任亦推彭澤
一人耳夫以澤之忠義智勇所向有功用之誠當矣
不知用以繼彭澤者果誰歟書曰克知三有宅心灼
見三有俊心宅謂在位者俊謂預養以待用然則今

日欲預選以待之者無他惟於各邊巡撫重臣皆
擇其人而任之必久俟其備禦之有成功然後以次
授之本兵如此則外而巡撫既得其人內而本兵亦
皆得其人可以協機宜可以備遣委矣如蒙乞下

廷議今後會推各邊巡撫之任務在得人以為他日
本兵之地而其本兵之寄必於邊任者是授此則重
本兵之道也 四曰嚴邊防夫邊兵之設所以防禦

虜寇詩曰豈不日戒獫狁孔棘是也今 朝廷久留

邊兵演習 禁中坐食 京師示虛關塞近者宣府

之警虜衆數萬而守禦者不滿萬人長驅深入無足
怪也及照各關守臣類皆役占士卒或收納月錢以

致關門無結草之禦堡若鮮誰何之人如蒙乞將原
留邊兵遣還本鎮以時操備仍勅各邊撫按官員
清查役占等弊嚴加禁羊庶行伍整肅而邊防益嚴
矣 五曰理財用夫財者為國之命而萬事之本財
用不足國之大患今日所憂不在此耶師旅一興則
餽餉告急矣往往大司徒有開例入監之請然亦大
不得已而出策之下者也蓋亦反其本邪昔人謂冗
不去不可為國今日之冗臣不能以悉數姑以耳目
之所及者言之若南京各省府不急之織造錦衣衛
冒功帶俸無限之濫員兩京各監局賞閑之工匠凡
以靡天下之財耗太倉之粟者視祖宗之時不知

凡幾倍矣如之何而能使財用之不竭邪如蒙乞
勅戶工二部檢尋 祖宗以來并近年會計經費簿
籍逐一比附見今支費有如前項浮冗蓋行 奏革
或量為裁省庶粟多財餘國用不乏矣夫此五者皆
有關於今日之大政不可以為緩而忽之者也故曰
急務雖然臣以是數言冒干 天聽非以苟且塞責
也實區區忠愛之心將以圖報稱於萬一也儻蒙
陛下留神採納而見之施行有如近者開納在 廷
諸臣之所言則臣幸甚天下萬世幸甚臣無任激切
願望之至

皇明通志卷之三